

林其和/醫學院教務、小兒學科

■ 人文教育

人文涵蓋的範疇相當的寬廣，舉凡人類思維及活動所展現出來的任何型式的結晶，例如：文學、哲學、音樂、歷史、宗教、文化及社會的各項活動，均與人文息息相關。人文教育的目標是透過課程的安排及薰陶使學生能擴展視野，養成思考及判斷事情是非、事物品質好壞的能力，並且增加對其周遭的人、事、物的敏感度。有人文素養的人將可以更瞭解自己，體諒別人，“聽可以聽的更清晰，看可以看的更深遠”。相較於科學新知的日新月異，人文教育所傳授的內容，例如：同理心，責任感，重視人的尊嚴等卻是歷久彌新的。

■ 人文教育與醫學教育的關係

創院院長 黃崑巖教授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天我生病，希望我得到的醫療照顧不是因為我有特殊的人脈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這一段話反應出健康是基本人權，也明白的點出了人文素養於醫學教育中的份量。更說明了醫學教育需奠基於人文教育的“底盤”。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Henry Rosovsky 於所著的書“The University”中強調人文教育須優先於專業教育。他也同時提到他所要找的醫生的條件是：一位能體會病痛、愛心、歡笑、死亡、宗教、正義以及科學極限的人。這不也正是人文教育的目標嗎？

醫療的對象是人，也因此，醫學教育要教導學生如何從事人性化的醫療工作。除了要傳授學生診斷及治療的知識及技巧



之外，我們更要培育他們有體會病人病痛的本質及來源的敏感度。一位人文素養不足的醫師將無法感受到隱含於疾病對人、家庭以及社會的影響，也因此，常會淪落到只是治病的“醫匠”的窘境。

■ 台灣的醫學教育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近年來醫學知識暴增，醫療儀器也從簡單的聽診器、手電筒之類的工具演進到電腦斷層攝影，四度影像超音波等昂貴的設備。台灣醫學院的課程中也因此擠滿了學不完的知識及技術。在排擠作用下，傳統的醫學人文教育不幸的正逐漸式微。

材料不對，鍛鑄的成果事倍功半！當今進入醫學院的學生有多少是抱著以後要服務人群的呢？如果課程不特別的著重於人文教育，於商業化的氣氛下，不然想像他們畢業後選擇的出路是什麼行業！這可由現今高風險、長工作時數的科部面臨找不到新

血輪事件看出整個教育系統的危機！這也是當下台灣醫學教育工作者亟需思索的問題！

■ 教師於醫學人文教育扮演的角色

教師於人文教育中的角色無人可以取代。他們於平常的舉手投足間所展現的風範對學生均會引起潛移默化的作用。醫師養成教育中老師的影響力之大，更是無庸置疑！一位具有高標準、關心病人的醫師於床邊照顧病人所作的身教絕對超過好幾年於教室內修習人文教育對醫學生的影響。

醫學院不僅要有傳授學問的“經師”，更要有可以作為學生典範的“人師”。因此醫學院招募新的老師時，不可只重視其研究的潛力或實力，更重要的是要發掘他們是否具人文素養及是否願意奉獻心力來培植後進。對於現在在職的老師則一方面需經由教師培育活動來厚植其人文素養，另一方面自己要能自我要求以成為學生的表率。

■ 成大醫學院的人文教育

“成為良醫之前先作成功的人”！這句座右銘是成大醫學院重視人文教育的寫照！從醫學系學生的甄選過程中可看出，我們挑選的學生不只要聰明有豐富的學識及判斷力而已，我們更在乎的是他們是否擁有關心別人的特質以及服務人群的抱負。於進入醫學院的頭兩年除了共同科目之外，醫學系課程中更積極的進行打

底盤的工程：這包括了醫學史、醫學英文、醫學生涯、臨床溝通演練、從醫學看生死、醫療社會學等課程。今年更特別針對通識教育的科目，依文化、哲學、社會、溝通、自然及生命科學各課推出了學生須選課的方向。

基礎醫學的課程中也正逐漸的減少課堂上由老師單向上課的模式，課程中會適時的穿插入實際的案例提供作討論，如此安排主要的目的是藉由討論的方式，激發出學生與老師間的互動以及思索隱含於疾病之下的社會人文等的問題。

臨床實習是醫學生演練模仿成為醫師最關鍵的階段。於醫院的長廊或病床邊，醫師的每一句話，任何一個舉動都蘊含有人文教育的成分，都會被看在學生眼裡，認同內化成為他們的價值觀，以及形成專業素養的一部份。因此培養足為典範的臨床醫師並賦予指導學生的工作，實為醫學教育工作中當務之急。

結 論：

醫學院的首要目標在培育未來的醫療工作者。照顧病人的神聖的工作不只需要醫學知識和技術而已，尚須奠基於人本的精神上。也因此醫學院中人文教育的成功與否決定了其畢業生是“醫人”或者是“醫病”的專家！醫學課程的設計只是一個藍圖或骨架而已，最後呈現出的成果則有待成大醫學院院內師生共同的努力！